

春华秋实
经典书系

Childhood
Maxim Gorky
经典阅读

童年

〔苏〕高尔基◎著 夏洛◎编译

聆听经典

每一个灵动的文字都是一节美妙的音符

阅读美文

每一篇动人的篇章都是一道永驻心底的风景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春华秋实
经典书系

童年

Childhood
Maxim Gorky
经典阅读

「苏」高尔基◎著
夏洛◎编译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2016年·沈阳

© 高尔基 201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童年 / (苏) 高尔基著; 夏洛编译.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14. 4 (2016. 1 重印)
(春华秋实经典书系)

ISBN 978-7-5470-1701-2

I. ①童… II. ①高… ②夏… III. ①长篇小说—苏联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17350号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辽宁星海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70mm × 240mm

字数: 130千字

印张: 13

出版时间: 2014年4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6年1月第3次印刷

策划: 王会鹏 韩师征

责任编辑: 梁晓蛟

封面设计: 范 娇

版式设计: 张 莹

责任校对: 杨 顺

ISBN 978-7-5470-1701-2

定 价: 19.80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090

邮购热线: 024-23284050

传 真: 024-23244448

腾讯微博: <http://t.qq.com/wjcbgs>

E-mail: vpc_tougao@163.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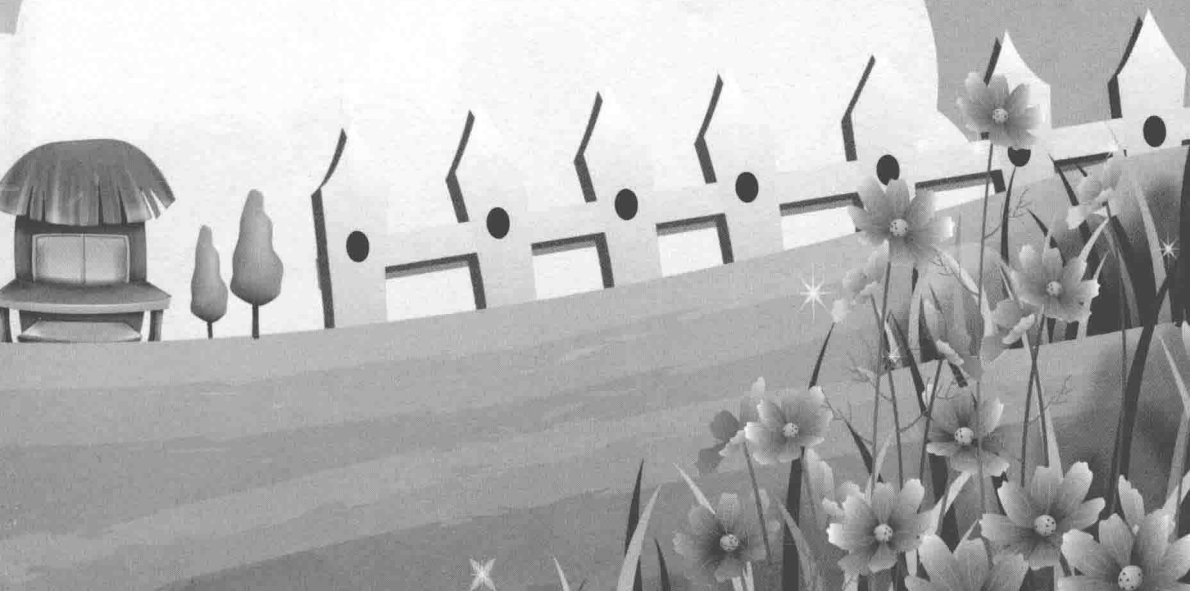
网 址: <http://www.chinavpc.com>

常年法律顾问: 李福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090

如有质量问题, 请速与印务部联系。联系电话: 024-23284452

目 录

第一章	去外婆家	001
第二章	家庭纷扰	013
第三章	大朋友小茨冈	027
第四章	大火后分家	045
第五章	噩梦	061
第六章	两个上帝	071
第七章	新房子	083





第八章 我们是朋友了	091
第九章 新伙伴	099
第十章 母亲回来了	113
第十一章 矛盾激化	121
第十二章 客人来了	131
第十三章 表哥逃学	139
第十四章 父亲的故事	149
第十五章 继父	159
第十六章 又搬家了	167
第十七章 学校里	175
第十八章 去人间	185

第一章



去外婆家



导读：

三岁的阿廖沙感染了霍乱，他的父亲由于照顾他而病倒了，因此，他见到了外婆，这也是他记忆中第一次见到外婆。当他好得差不多的时候，他的父亲却去世了，同时，他的第一个小弟弟也出生了。悲喜交加中，他和母亲、外婆一起乘船前往外婆家。在路上，刚出生不久的小弟弟去世了，这为旅程抹上了一丝黑暗，母亲的精神也变得恍惚起来。好在有外婆陪着阿廖沙说说话，他们很快亲近起来。

经过好几天的漂泊，终于到了在尼日尼的外婆家，外公带着一大家子人来接他们。外婆家什么样？陌生又新奇的生活就此在阿廖沙面前展开。



狭小的房间里一片昏暗，我的父亲无力地伸着四肢仰面躺在地板上。他的一身白色衣裳素得吓人，裸露的脚趾扭曲地向外翻着，只有双手平静地放在胸前；两个铜钱压在紧闭的双眼上，留下一堆黑色的圆圈^①；他的面孔不仅发青，而且龇牙咧嘴的，好像正做着吓人的鬼脸。

母亲半裸着上身，围着红色的围裙，跪在父亲身边为他梳头发。母亲边梳，边喃喃自语，声音嘶哑而低沉，红肿的眼睛里流出一股又一股泪水。一旁的外婆紧紧拉着我的手，她哭得浑身颤抖，我的手也跟着抖起来。她将我向父亲那边推，我却扯着身子向后退，因为实在太害怕了——我从未见过父亲这样，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是一种莫名的惧怕绊住了我的脚。

外婆一看我不愿意靠近父亲，就反复说：“快，和爸爸告别吧……孩子，快点儿，他就要去上帝那里了……快点儿，要不然你再也见不到他了……”

尽管外婆穿着一身黑漆漆的衣服，头显得很大，很滑稽，但我还是很听她的话。我对她的信任建立在不久前，就是我生病的时候。本来是父亲在照看我，可是突然有一天，父亲不见了，照顾我的人换成了这个怪里怪气的外婆。

“你从哪里来呀？”我问道。

“我是由上头，尼日尼^②过来的。不过不是走路，而是坐船来的，水面上是没法走的，小鬼！”她回答。

^①根据俄国当地的民间习俗，人死后要在眼睛上放两枚铜钱。据说，这个习俗源自古希腊，铜钱是给死人过幽冥河时，付给船夫的船费。

^②即尼日尼诺夫哥罗德，也翻译为下诺夫哥罗德。俄文中“尼日尼”就是下面的意思。1932年改为高尔基市，苏联解体后改回原名。

什么呀？在水“上”不能走？坐船？真有趣！说实话，我不大懂。我只知道，顺着楼梯可以从楼上滑到地下室去，要是摔倒了，就得大头朝下骨碌碌地滚下去。可是，我却从来没有听说过从水“上”来的人。

“为什么叫我小鬼呢？”

“因为你的问题太多了！”她笑着说道。从那一刻起，我就喜欢上这个亲切的老人了。现在，我只希望她赶快带着我离开这里，我实在太难受了。

母亲的哭号让我惶恐极了，她从来也没有这么软弱过，那可是人高马大、骨头坚硬、手劲儿特大、十分严厉的母亲哪。平时，她总是打扮得干干净净的，可现在，她的衣服歪歪扭扭、乱七八糟的；从前梳得光亮顺滑的头发，都垂在赤裸的肩上，发梢掠过爸爸沉睡的脸颊。我站了大半天，她却看也不看我一眼，只是断断续续地抽噎着为父亲梳头。

这时，门外围了几个农夫和警察。

“好啦，快点儿收拾吧！”警察不耐烦地吼道。

窗前挡着的黑披风，被忽然刮起的一阵风吹得一抖一抖的，就像一张船帆。这让我想起和父亲去划船的事。那时候，我们正玩得高兴，天上突然炸开一阵响雷，把我吓得差点儿哭出来，父亲却哈哈大笑。他慈爱地用膝盖护住我，大声说道：“别怕别怕，没事的！”

正想着，只见母亲吃力地从地板上站起来，可脚下一软，直直地躺了下去。她披头散发、紧闭双眼、脸色铁青，也像父亲一样咧着嘴，用可怕的声音喊道：“快出去……阿列克谢！关上门！”

外婆一把推开我，朝门外的人喊：“大家别怕，这不是霍乱，是要生孩子了。看在基督的分上，请你们回避一下吧！”

我躲进了角落里的一只箱子后面，看见母亲在地上打着滚儿，她痛苦地叫着，咬牙的声音山崩地裂般恐怖。外婆围着她在地上爬



着，还亲切地说道：“噢，圣母保佑！瓦留莎，你要忍住！”

她们在父亲的身边爬来爬去，父亲一动不动，可是似乎在笑！母亲有好几次站了起来但是又都倒下了；外婆则像一个黑皮球，随着母亲滚来滚去。折腾了老半天，忽然，在黑暗中，我听见一个孩子的哭声！

“噢，感谢基督，是个男孩！”外婆开心地叫道。说着，她便点上了蜡烛。

后来的事我记不清了，或许是我在角落里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接下来，连缀在我记忆中的场景，是荒凉的坟场。细雨中，我站在泥泞的小土丘上，看着他们将父亲的棺材放进墓坑里。坑里积着水，有两只黄色的青蛙跳到了棺材盖上。我、外婆、警察都站在坟边，还有两个拿着铁锹、面无表情的农夫。

“开始埋吧！”警察命令道。外婆又哭起来，用头巾的一角掩着鼻子。农夫噼里啪啦地往坑里填土，那两只青蛙想要沿着坑壁往上爬，可是土块重重地压在了它们身上。

“走吧，阿列克谢！”外婆拍拍我的肩膀，我挣脱了，我不愿走。“唉，这孩子，我的上帝呀！”我不知道她是在埋怨我，还是在埋怨上帝。

风把雨水吹走了，外婆始终默默地站在那儿，直到两个农夫用铁锹平整着填平了坟地。

外婆领着我朝坟场外走，穿过一个又一个十字架，走出坟场的围墙的时候，她说：“你为什么不哭？应该大哭一场才对！”

“我没想哭。”



“噢，不想，那就算了，其实不哭也好！”

老实说，我很少哭，除非受了气。从前，我只要一哭，父亲就会笑话我，而母亲则会严厉地斥责我道：“不许哭！”

几天以后，我和外婆、母亲一同上了一艘轮船。刚生下来的小弟弟马克西姆死了，他被裹上白布，外头缠着红色的带子，静静地放在船舱角落的小桌子上。

我坐在行李堆里，从小小的窗户向外张望，泛着泡沫的海水摇摇晃晃地向后退，溅起来的水花突然向窗边扑来，拍在窗户上，我被吓得跳了起来。

“噢，不用怕！”外婆用她那双温暖的大手抱起我，又把我放下。

水面上雾茫茫一片，偶尔有黑色的土地出现在远方，可立刻就被浓雾吞噬了。周围的所有东西都在颤抖，只有母亲一动也不动地靠船站着。她脸色铁青、一声不吭，似乎成了另外一个人，连衣服都是我没见过的。外婆经常对她说：“瓦里娅，吃点儿东西吧，少吃点儿，好不好？”母亲仍旧一动不动。

跟我说话的时候，外婆总是细声细气的，但同母亲就大了许多，可也很小心翼翼的，似乎是有点儿怕母亲。这点我也深有体会，因此，我和外婆更亲近了。

“萨拉托夫^①……那个水手呢？”母亲忽然愤怒地叫道。什么？萨拉托夫？水手？真奇怪。

^①伏尔加河畔的港口城市，今为俄罗斯萨拉托夫州的首府。



这时，一个白头发的人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个木匣子。外婆接过木匣，将小弟弟的尸体装了进去，她和母亲一起离开了，留下我还有那个陌生人。

“啊，小弟弟死了，是不是？”那个人俯身对我说。

“你是谁？”

“我是个水手。”

“那萨拉托夫呢？”

“是个城市。你看，窗外就是！”

忽隐忽现的黑土地在大雾里飘动着，圆圆的像是刚从大面包上切下来的。

“外婆呢？”

“去埋你那小弟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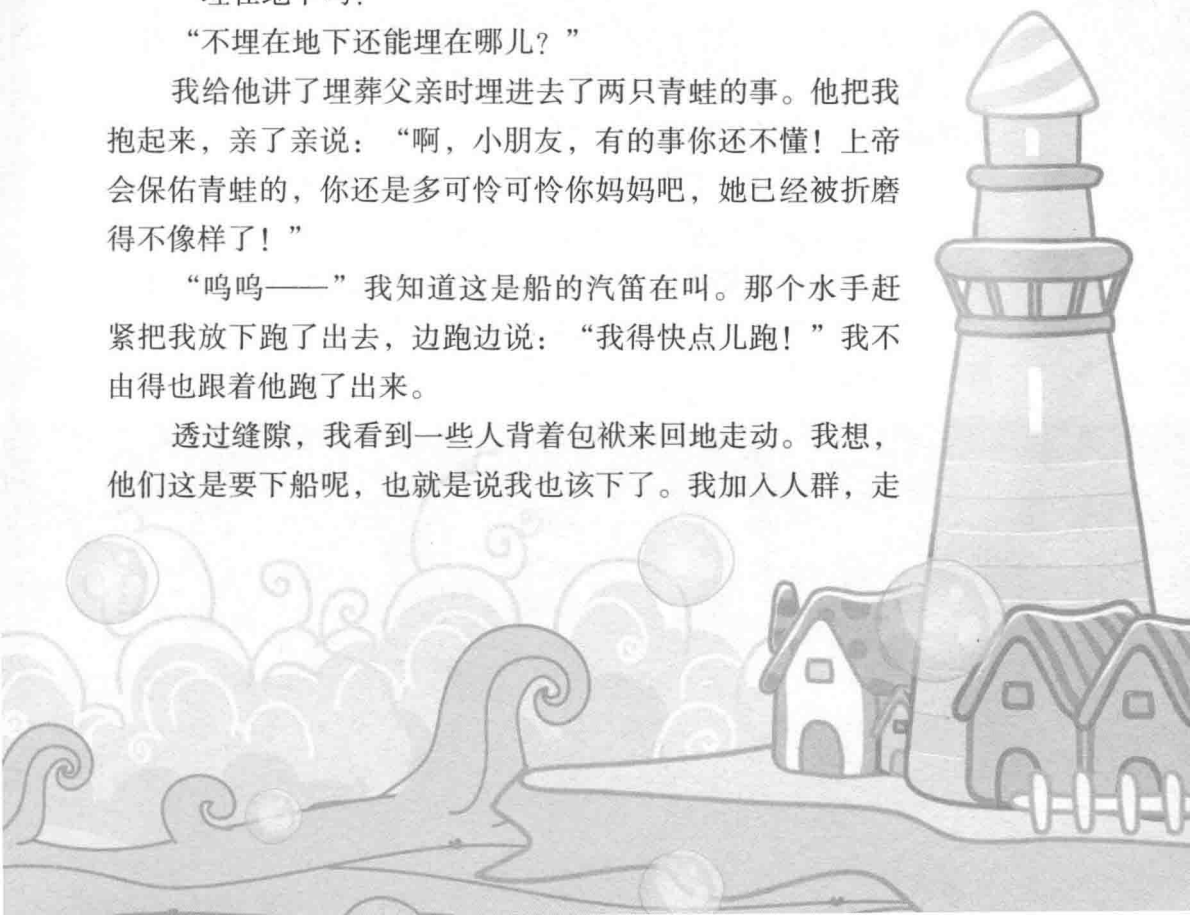
“埋在地下吗？”

“不埋在地下还能埋在哪儿？”

我给他讲了埋葬父亲时埋进去了两只青蛙的事。他把我抱起来，亲了亲说：“啊，小朋友，有的事你还不懂！上帝会保佑青蛙的，你还是多可怜可怜你妈妈吧，她已经被折磨得不像样了！”

“呜呜——”我知道这是船的汽笛在叫。那个水手赶紧把我放下跑了出去，边跑边说：“我得快点儿跑！”我不由得也跟着他跑了出来。

透过缝隙，我看到一些人背着包袱来回地走动。我想，他们这是要下船呢，也就是说我也该下了。我加入人群，走



上甲板旁的踏板。忽然，有人突然对我嚷：“这是谁的孩子呀？”

“我也不知道我是谁的孩子。”我有些不知所措。

这时，那个白头发的水手跑了过来，抱起我说：“噢，他从舱里跑出来了，从阿斯特拉罕来的。”

他将我送回到舱里，扔在行李上，吓唬我说：“再乱跑我要收拾你了！”我只好呆呆地坐着。头顶上的脚步声、人声渐渐安静下来，轮船也停止了一切响动。舱里黑乎乎的，行李好像变大了，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将永远被扔在船上吗？

我想出去瞧瞧，可是门打不开。我抓起装牛奶的瓶子砸过去，碎玻璃和牛奶散落一地，门却纹丝不动。我沮丧极了，趴在包袱上哭起来，哭着哭着就睡着了……

轮船噗噗的颤抖声惊醒了我，一道光刺来，窗户像个耀眼的小太阳。斜看一眼，我发现外婆竟坐在我身旁，皱着眉自言自语地梳头呢。她的头发特别多，密密地盖住了双肩，一直垂到地上。她一只手抓起头发，另一只手费力地把那把木梳插进厚厚的头发里。那木梳显得好小，她那生气的脸也是，样子十分可笑。

虽然她不高兴，但她还是温柔地回答我为什么头发这么长。她说：“这好像是上帝给我的惩罚，是他在让我不停地梳这该死的头发！年轻时，这可是我值得骄傲的宝贝，可现在我想诅咒它了！……睡吧，我的宝贝，天还早着呢，太阳才刚出来！”

“我睡不着了！”



没想到，外婆立刻同意了，她一面编着辫子，一面问我：“那好，你说说，昨天为什么把牛奶瓶给打碎了？小点儿声告诉我！”母亲依旧像木头一样躺在那里。

她说得温柔亲和，每个字都是那么甜蜜，我一下子就牢牢记住了。她笑的时候，黑色的眼珠特别亮，闪动着难以言表的快乐，雪白的牙齿把皮肤衬得有点儿黑，可依然显得很年轻。不过，最让人泄气的就是那个软塌塌的大鼻子和红鼻头。外婆就是那个人——那个一下子从黑暗中把我带进了光明的人，我周围的东西似乎都被她披上了五彩斑斓的光环！她成了我最贴心、最珍爱的朋友。她那无私的爱一直引导着我，在我面对艰难和困苦时，化作无穷的勇气和坚毅！

40年前的轮船航行得很缓慢，晃晃悠悠地蠕动了好多天才到尼日尼。不过，头几天的好景致——浓浓的秋色，碧绿的波浪，金色的麦田，斑驳的船只，一切都随波易影——以及外婆容光焕发的兴奋样子，深埋在我的记忆中。特别是外婆自顾自地在甲板上踱来踱去，时而呆滞、时而微笑却噙满泪水的举动，让我疑惑至极。

“你为什么哭呢？”

“亲爱的宝贝，那是因为我太快活了！我老了，我已经活了60个年头了！”

她闻闻鼻烟，开始给我讲许多神奇的故事：有善良的强盗，有

妖魔鬼怪，还有侠客圣贤。她的脸紧紧贴着我的脸，那双神秘的黑眼睛盯着我的眼睛，似乎在灌注欢快的魔力。她的嘴唇开启柔声细语，娓娓道来，动听极了。

每次她讲完了，我都会说：“再讲一个！”就在这样的反复中，我听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讲的是家神灶王爷被面条烫伤了脚的故事。外婆一边讲，一边学着灶王爷跳脚的样子，把我逗得哈哈大笑，就连船上的水手也都夸奖外婆讲得好：“再讲一个吧，老太太！”后来，干脆说：“走，和我们一起去吃晚饭吧！”

母亲很少到甲板上来。她身材高大而挺拔，又粗又长的辫子盘在头顶像王冠似的。她一直板着脸孔沉默不语，我觉得好似有一层浓雾笼罩着她，那双眼睛似乎永远在遥远的地方冷漠地打量着人间。

当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尼日尼的时候，外婆竟高兴得像个小孩子，拉着我来到船舷边，大声说：“你瞧瞧多美呀！那就是尼日尼，天哪，就像神仙住的地方！快看，那个教堂，是不是好像在天空中飞呀？”

她又激动地朝母亲说：“瓦留莎，你快来看看哪！你大概忘了家乡吧，快看看哪，你会高兴的！”母亲却很勉强地笑了一下。

轮船就停泊在河中央，河上已经挤满了小船。我看见一只人头攒动的船靠上了我们的轮船，人们顺着梯子爬了上来。一个矮瘦的老头儿走在最前头，一身黑衣服把金色的胡子衬得很夺目，鹰钩鼻上方的绿色眼睛炯炯有神。

“爸爸！”母亲深沉而响亮地大叫一声，扑到了他的怀里。他抱住母亲，亲吻着她的脸，声音很尖地叫着：“噢，傻孩子，你怎么啦？唉，你们这些人哪！”此时，外婆则仿佛是个转起来的陀螺，一眨眼间就和所有的人拥抱、亲吻过了。接着，她将我推到大家面前：“噢，快快，这是米哈伊尔舅舅，这是雅科夫舅舅，这个是纳塔利娅舅妈，这两个表哥都叫萨沙，而表姐叫卡捷林娜！我们



就是你的家人，怎么样，是不是很多？”

外公问外婆道：“身子怎么样，我的老婆子？”他们互相吻了三下。外公将我从人堆中带了出来：“你是什么人哪？”

“我打阿斯特拉罕上来，从船舱里跑出来的……”我学着白发水手的口吻说道。

“噢，天哪，他说的是什么呀？”外公问我母亲，他没等我回答，就一下推开了我说：“啊，看看，颧骨和他父亲长得一模一样！好了，下船吧！”

一家人下了船，沿着斜坡走。外公和母亲走在最前面。外公的头只到母亲的肩膀，他走得很快，而母亲却像在空中飘着俯视她的父亲。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两个舅舅：米哈伊尔舅舅的黑头发梳理得十分整齐，他像外公一样干瘦干瘦的；雅科夫舅舅的头发则是浅色的，打着细小的卷儿。几个穿着鲜艳的胖女人后面，是六个孩子，他们都默不作声。跟我一起走的是外婆和小个子舅妈纳塔利娅。舅妈脸色苍白，挺着大肚子走起路来十分吃力，常常停下来歇一歇，还喘着气说：“哎哟，我可走不动了！”

“唉，他们干吗也让你来呀？真蠢！”外婆骂道。



走在这群人之中，我感到十分孤独，自己似乎是个陌生人，觉得连外婆也疏远了许多。我最不喜欢外公，他身上的敌意让我有点儿怕他，但还有点儿好奇。

上了坡，穿过街对面，我看见一座低低的平房大院。围墙上 是斑驳的粉红色油漆，显得很脏，低低的房檐下是凸出来的窗户。从外面看，你会感觉里面很大，但实际上，里面被分成了许多小房间，特别拥挤。我走进去一看，满眼都是人，他们好像在发脾气，气哼哼地横冲直撞，孩子们就像一群麻雀窜来跳去，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非常难闻的气味。院子中挂满了湿漉漉的布，地上随便放着许多水桶，里面的水五颜六色的，还泡着布。墙角那边是一个房檐低矮的小房——低得就要贴在地上了——那里面的炉火烧得很旺，还有咕嘟嘟的声响，似乎什么东西煮开了。“紫檀——品红——硫酸盐……”这些奇怪的词忽然蹦出来，却不见说话的人。

